

上

蓝惜月◎著

极恶皇后

……
她是中国历史上最丑的皇后
她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皇后之位的？
她是如何把江山变成一个人的天下？

……
看中国历史上最丑皇后的奋斗史
品魏晋风流

……
这里有绝代美男潘安
有「洛阳纸贵」的左思
有富可敌国的石崇
还有倾国倾城的绿珠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后主白极悲

(上)

蓝惜月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恶皇后/蓝惜月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3-4532-0

I.极... II.蓝...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319 号

图书代号:SK8N1026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式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5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532-0

定 价: 4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引子

满室红色，满身红色，我仿佛掉进了红色的大染缸里。大红的喜烛印着大红的窗花，窗外似有人影晃动。

想不到太子和太子妃的洞房花烛夜也有人敢听房。听就听吧，我保证一定会让他们听到他们想听到的。

有人听房，却没人给我揭下红盖头。算了，没人揭，我自己揭。

扯下盖头，身边的搭档还是端端正正地坐着不动，我仔细一看，原来我们的新郎官太子爷正闭着眼睛打盹儿呢。

“殿下？太子殿下？”

“嗯。”吧唧，吧唧……

“殿下在吃什么？”

“在吃阿玖给我做的红烧猪蹄。”

阿玖和红烧猪蹄真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阿玖，也就是谢玖，原本就是屠夫之女，她从小做猪蹄长大。大概是猪蹄很有美容效果吧，这位屠夫之女长到十四岁便以出众美貌被选入掖庭，当上了才人。

由于出身市井，比官家千金更懂得察言观色、阿谀奉承，所以得到了皇后的欢心。就在太子大婚来临前，被皇后亲自派往东宫，教憨傻的太子行敦伦之礼。

太子虽然愚钝，但愚钝的是脑子，不是其它地方。而且，上苍造人，总是损一物便增一物，就如眼睛瞎的，耳朵就会特别灵敏。我们的太子爷，据说也是这样，脑子是不管用，有的地方却特别管用。

于是会烧猪蹄的阿玖便留在东宫连烧了三个月猪蹄，到昨天晚上，也就是我——本太子妃的大婚前夕，仍在太子寝宫与太子猛烧了一夜猪蹄。

今天早上，本该是她从太子寝宫搬出去的日子，她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太子也正式娶亲了，理当让新太子妃进住，闲杂人等回避。

可是师傅对她带出来的徒弟总是不舍得轻易放手的，尤其不甘心成为“闲杂人等”。人家辛辛苦苦带出一个徒弟容易吗？才刚刚手把手教会他一点点技巧，一切都还有待进一步切磋和提高，就要去给别人服务了。当师傅的心里那种不甘与酸楚，我还是能想到一二的。



好在这不是一般的带徒弟，这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工作。在一番辛苦耕耘后，很可能会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谢玖带徒弟也带出了惊喜，只是她一直按耐着没有露出口风，等的就是今天这个时候了。

就在宫女们给她收拾好了衣物，催促她快走的时候，她慵懒地倚着软塌，悠闲地吃着葡萄，慢条斯理地宣称：她已经三个月月信未至，多半是怀孕了。

消息一出，御医上气不接下气地飞奔而至。连皇后也急忙放下手头的婚礼事宜，凤驾亲临诊脉现场，想第一时间确定皇嗣的消息。

御医把脉的结果是：谢才人果有龙脉之喜！

这下太子寝宫欢声如雷，皇后面前黑压压地跪下了数不清的道喜的人，皇后喜得除了说“有赏，统统有赏”之外，不知道再说别的了。

要知道，皇后一共只有两个儿子，一个还过继给了皇上早逝的皇兄为嗣。皇后已是半老徐娘，皇上早就不碰了，而是和他层出不穷的新妃子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子。皇后已经十几年没生过孩子了，每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女人生她丈夫的孩子，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如今，她生不出孩子来没关系了，她儿子的女人生下皇孙也是一样的。这样，起码可以保证皇帝宝座不会落到那些庶出的皇子们身上。

作为一个憨傻太子的娘，她的心理压力是挺大的。如果这个憨傻太子还没有聪明、正常的男性继承人，就算他是唯一的嫡子，他的太子之位也还是很可能不保。

据说谢玖本来是趁机撒娇想继续留在太子身边的，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正因为这个原因，她被一乘软轿抬出了东宫。因为，皇后说了，孕妇必须静静安胎，不能再跟太子那样那样了，不然会危及万分宝贵的皇孙的安全。

谢玖这下傻眼了。可是话已说出口，御医也诊脉过了，皇后又盯着她的肚子等着她起身，不走也只得走了。

虽然不情不愿，谢玖还是在太监宫女们前呼后拥中，骄傲地捧着肚子，坐着华丽的软轿走了。留下一个无精打采，在梦里依然吃她猪蹄的太子。

“太子殿下，您很喜欢吃红烧猪蹄吗？我明天给您做啊。”打点起笑脸，我尽力地讨好他。

无论如何，我的洞房花烛夜不能就这样过去，如果明早敬事房太监不能拿着见红的绛帕去回复皇后，我以后在宫里就别混了。

几番骚扰，太子终于睁开了眼睛，把我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他推着我

说：“你长得好丑！不准你坐在我床上！我要阿玖。阿玖，阿玖，你在哪里？”窗外隐约传来了吃吃的笑声。也许并没有笑声，只是我的幻觉而已。

“可我是你的太子妃啊，太子妃你明白吗？就是你老婆，你老婆就是必须跟你睡在一张床上的人。”

显然他不明白太子妃也不明白老婆的含义，他依然吵着要阿玖，而且开始满屋子找阿玖。末了，他跑到门边想要打开门去外面找阿玖。

我急忙一个箭步抢过去用身体挡住门，拿出一样东西在他眼前晃了晃，果然，他眼睛一亮：“好大的蚰蚰！”

当然大！这可是足足花去了我五千贯，才买到的蟋蟀王。“那，殿下想要吗？”

“想要想要”，太子死死地盯着小金笼子里的蟋蟀王，眼睛里发出了贪婪的光。

谢玖带给我的压力突然消失了，原来，搞定太子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谢玖就算真的生下了皇孙又如何？只怕在太子眼里，她的儿子还不如一只蚰蚰来得有吸引力。她要靠儿子争宠是没用的，她的儿子跟我的儿子争夺未来的太子之位那更是不可能的，她出生太低贱，而我，是当朝宰相之女。

我踌躇满志地提着金笼子上床，太子也亦步亦趋地紧跟着我上了床。

以蚰蚰做诱饵，我终于在蚰蚰声里完成了洞房花烛之夜该完成的事情，没有沦为宫里的笑柄。

太子摸着枕旁的蚰蚰笼子心满意足地睡了。我远远地躲开他，把自己的身体蜷成一团，尽量不去想离这里不远的另一座宫殿中的另一场婚礼、另一个洞房花烛之夜。

别人的天堂，我的地狱。

1. 我的父亲母亲

首先，我声明：我很爱很爱我的父亲母亲。

其次，我要对我的父亲母亲进行一番客观、公允、恰如其分的评价。

我对我父亲贾充的总的评价是两个字：无耻。

但我必须承认，我喜欢他的无耻。



因为我们贾家现有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的无耻。没有他的无耻，我们贾家的一切荣华富贵都可能不存在，我也不可能爬到皇太子妃的位置。

如果说当年我爷爷贾连是用他的英勇忠直把贾氏家族由一介平民之家提升成了贵族之家。我父亲则用奸狡权变把家族从一般贵族之家提升成了超级豪门之家，把爷爷在世时候的六百户食邑变成了八千户。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连直系亲王的食邑一般也不超过一万户。

也因此，我这个相貌平平的女人才成了皇太子妃的钦定人选。并在最后二选一的淘汰战中，靠着父亲的手腕，打败了一个据说美貌绝伦的对手——名闻天下的美男子卫玠的小姑姑卫瑾——坐上了皇太子妃的宝座。

如果一个人的一切都得益于其父的无耻，无耻是让这个家族真正显赫的发迹之钥、决定因、第一推动力，请问她有什么立场鄙视这种无耻？

在我看来，鄙视这种无耻，才是真正的无耻。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我这样说，只能说明我是我父亲的好女儿，却绝不是我爷爷的好孙女。我爷爷如果地下有知的话，只怕会跳起来灭了我们父女俩。当然，他最先灭的会是我父亲，那样恐怕就根本没有我了。

我爷爷是曹魏的忠臣，我父亲却是曹魏的叛徒、大奸臣，因为他是当时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大将军司马昭的心腹，是司马昭最倚重也最信任的人。据说司马昭的许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也都是派他去干的。外界直指我父亲乃是司马昭豢养的最阴险狡诈的“鹰犬”。司马昭早在继任其父司马懿的大将军职位之初，就已经有了废掉傀儡皇帝自立的打算，只是不敢贸然行事，而是先派我父亲四处去打探，收集各方消息，看舆论倒向何方。

父亲先把朝廷内的各个大臣调查得差不多了，又向司马昭献计，请他派人去慰劳“四征”将军，也就是去慰劳魏国在国境四方设置的征东、征西、征南、征北四位将军。

父亲自己去了淮南。在同征南将军诸葛诞谈论时事的时候，故意装做很随意地问：“天下人皆愿禅代，将军以为如何？”

4

诸葛诞听了这话，当场发火，厉声对我父亲说：“你不是贾逵的儿子吗？你父亲可是个大忠臣！你们父子俩都受了魏君的大恩，你怎么能想到把社稷让给别人呢？老实告诉你，要是谁敢打这个主意，我就跟他拼了这条老命！”

父亲回去后，就向司马昭报告说：“诸葛诞已有了谋反之心，必须赶紧撤了他的军职，把他调回京师。”

司马昭有些犹豫，怕万一调不动诸葛诞，反而逼得他造反。父亲又说：“早反祸小，迟反祸大！”司马昭听了，这才下定了决心，请魏帝曹髦下了一道诏书，拜诸葛诞为司空，叫他速回京师上任，将兵符交给扬州刺史乐琳。

诸葛诞接到诏书后，果然兴兵抗拒，并向东吴称臣求救。司马昭亲自督军二十六万南征，我父亲也随同前往。

诸葛诞调动了十几万大军固守寿春，东吴也发兵三万助战。双方打了几仗，魏兵都占不了上风。

父亲又向司马昭进计说：“楚兵轻而锐，善于攻而不善于守，如果我们深沟高垒围城，就可以不战而克。”

司马昭采纳了我父亲的的意见，不再急着进攻，只是把诸葛诞围困于寿春城。父亲又用计去诸葛诞内部策反，使诸葛诞在困守孤城的同时还要面临激烈的内讧。

围了两个月后，寿春城内弹尽粮绝，魏兵轻易地攻破了寿春城，杀死了诸葛诞。

由于在这次“平叛”中立了大功，父亲进爵为宣阳乡侯，增邑千户，官迁廷尉，掌管天下刑狱，在朝廷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司马昭虽然公开篡位的计划被迫推迟了，但这时候的曹魏王朝已被司马家彻底架空了。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升级，终于在魏帝曹髦的景元元年来了一次总爆发。

这年夏天，曹髦又一次在早朝时跟司马昭争执了起来，并且在满朝文武明显的一面倒中落了下风。

忿忿退朝后，曹髦越想越生气：他一个皇帝，居然被自己的臣子当庭奚落，满朝文武，不是帮着司马昭就是袖手站在一旁装白痴。

他成了朝堂上的笑话，地道的傀儡皇帝。十九岁的曹髦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如何受得了这种羞辱？

同时他也越想越害怕。因为他的堂兄，也就是在他之前的魏帝曹芳，就是被司马昭的哥哥司马师废黜的。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如果他们曹家兄弟俩依次被司马家兄弟俩废黜了，那不是要“名垂史册”，貽笑天下了？

年轻气盛的皇帝于是召来了一帮他自以为很忠心的大臣，如侍中王



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等人，很愤怒地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朕不能在此坐受羞辱，坐等废黜了。朕决定，今日就与卿等一同去讨伐他！”

王经还算忠厚，苦苦相劝，要皇上暂时隐忍。王沈、王业只假意附和了几句，就溜烟地跑到司马昭家，加油添醋地告诉了一番。

司马昭听了只是不屑地一笑，当场并没有说什么。背地里，却命令我父亲立即下去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几天后，机会来了。我父亲接到线报：曹髦带着宫中宿卫、太监等数百人出宫了。

父亲立即领着数千名禁军赶了上去，在铜雀大街的街尾拦住了皇帝的銮驾。

曹髦一看銮驾被围，慌得站在座位上挥剑乱砍。禁军见了皇帝，还是有些畏缩的，不敢跟皇上对砍，节节后退。

眼看着皇帝的队伍就要杀出一条血路了，禁军前锋成济不知所措，回头向我父亲问道：“情况不妙了，怎么办？”

我父亲回答说：“司马公恩养你等，正是为了今日，现在该怎么办，你还需要问我吗？”

成济粗人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冲动，听了这话，当即抽刀猛刺曹髦。

曹髦一向养尊处优，哪里是成济的对手？只一击便栽倒在车下，成济再补上一刀，立即毙命。

曹髦带的人见皇帝死了，一哄而散，连给皇帝合上眼帘的人都没有。

解决了曹髦后，司马昭和我父亲一合计，觉得现在还不是公开篡权的时候。朝廷内还有一帮曹家的忠臣，老百姓也还当曹魏是正统。于是司马昭很谨慎地对弑君事件做一番表面文章，首先自然是收殓尸体，自己则披麻带孝地前去哭丧。

滴了几滴鳄鱼眼泪后，司马昭问站在一旁的尚书仆射陈泰：“明公认为这次事件该如何处理呢？”

陈泰是个耿直之人，当即毫不犹豫地：“弑君之罪，罪恶滔天，当然是杀无赦，并诛其九族。为今之计，只有杀了首犯贾充，才能告慰陛下的在天之灵，也才能平息天下百姓的愤怒。”

司马昭沉吟良久，又问：“可不可以杀个不要紧的人，留下贾充？”陈泰答道：“弑君这种大事，杀个不要紧的人如何服众？”

司马昭听了，一言不发，撇下陈泰走了。

很快命令下来了，成济被判了刖刑，诛灭三族。同时将曹操的另一个孙子，十五岁的曹奂扶上去做了新的傀儡皇帝。

不久，司马昭又用太后的名义下诏，以不敬太后、自寻死路的罪名将曹髦的皇帝名位废掉，仅以高贵乡公之礼下葬了。

至于我父亲这个“首犯”，在“弑君案”的整个审讯和宣判过程中，只是片言只语轻轻带过，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陈泰和一帮心向曹魏的大臣不服，在朝堂上当面质疑此事。

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我只是领着禁军前去保护銮驾，我哪知道成济会突然行刺皇上？”

陈泰那边立刻有人指证我父亲当时曾鼓动成济，并把那两句对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了出来。

我父亲还是面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我只是让他自己拿主意，不需要问我，我根本什么都没说，怎么能诬赖我鼓动他呢？”

陈泰说：“‘司马公恩养你等，正是为了今日’，这个‘正是为了今日’，不就是鼓动成济去刺杀皇上吗？”

我父亲义正辞严地说：“不要以你的小人之心度我的君子之腹！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司马公恩养你等，正是为了今日好好保护皇上，为他打退乱臣贼子。如果成济误解了我的话，就像你现在误解我一样，那不是我的错，而是你们的错！你们这样居心叵测，任意曲解，不仅玷污了我的忠诚，更玷污了司马公的一片忠心。”

陈泰气结。我父亲和司马昭相视而笑，就差当场击掌了。

此事之后，父亲以阴险而闻名天下。因为在那种紧张状态下，还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的人，其城府之深，非常人所及。

就这样，我父亲领兵杀了皇帝，不仅未受到任何惩罚，还被司马昭借新皇登基，普天同庆的名义，再进封为安阳乡侯，增邑一千二百户，统领京城内外诸军，加散骑常侍。

五年后，司马昭去世，他的儿子司马炎即位。

司马炎即位后，父亲不仅没有因为换了新主人而受到冷落，反而比以前更受重用了。

这自然也是因为父亲善于钻营，懂得见风使舵，适时找准靠山。他一方面趋奉司马昭，一方面又努力地为下一任主子效力，早早地就为将来铺好了路。可以说，是我父亲一手扶持，鼎立相助，才把司马炎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司马昭儿子众多，嫡出的却只有两个：司马炎和司马攸。司马昭自封晋王后，照常理，王太子的人选就在这两个嫡子之间产生了。

司马炎是嫡长子，又比司马攸大了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太子的不二人选的。偏偏他的父亲司马昭不怎么喜欢他，而是喜欢他弟弟司马攸。司马攸论人品，论聪明才智都比司马炎更胜一筹，人也长得特别的俊。司马炎跟他站在一起就像山鸡比凤凰。

司马昭对这个又聪明又俊美的小儿子喜欢得不得了，特地在自己的王座旁专设了一个座位，戏称为“桃符专座”。桃符，就是司马攸的小名。司马昭与臣僚们议事的时候常带着这个心爱的小儿子一起坐在上面，小小年纪就让他与闻朝政，有问题的时候还会征求他的意见，有意磨练他处理政事的能力。

司马昭的这番举动，在臣僚们看来，同样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册封，大家已经差不多当司马攸是太子了。

司马炎看见这个势头，心里那个急啊，又不敢明里表现出来，只能在背地里使力，拼命笼络司马昭身边的红人。他首先要笼络的，自然就是我父亲了。

司马炎的示好行为可以说正中了我父亲的下怀。

司马炎只比我父亲小十几岁，司马攸却比他小了近三十岁。对他来说，把筹码押在司马炎身上比押在司马攸身上要靠得住很多。毕竟，司马炎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人了，而司马攸却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还没有定性。谁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变？他长大后还会不会把我父亲放在眼里？这样没把握的事，我父亲不会做。

于是父亲开始在司马昭面前拼命为司马炎说好话，称赞司马炎“宽仁，有人君之德”，“又居长，宜奉社稷”。司马昭这个时候身体也不行了，渐渐卧病不起，我父亲又趁机进言，“理应早立储君，以安定人心”。司马昭果然立了司马炎为太子。

几个月后，司马昭病逝。逝世之前，他见朝廷之事被大儿子打点得好好的，深感安慰，在病榻上对司马炎感叹道：“还是贾公闾最了解你啊。”

8

公闾是我父亲的字。司马炎听了这句话，焉能不对我父亲感激入骨？

平心而论，我父亲推举新君实是出于私心，但司马炎也的确没有辜负他的溢美之词，所以司马昭死的时候对这个继承人还是很满意的。

司马炎即位不久就仿效魏武帝曹丕的做法，强迫魏帝曹奂禅位于己，改元泰始，国号为晋。魏国从此正式宣告灭亡。

魏国自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正式称帝，到曹奂被逼禅位于晋，总共才四十五年。

短短的四十五间，历史就完成了一次轮回。曹魏怎样从别人那里抢来的江山，也怎样被别人抢去。历史轮回的迅速与残酷，叫人触目惊心。

而我们贾家，却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由寒门一跃成了最显赫的家族。我父亲也成了新朝廷最显赫的特权人物。

司马炎称帝后，进封我父亲为鲁郡公，我祖母柳氏为鲁国太夫人，我母亲郭氏为广城君，食邑累增至八千户。

我父亲的特权甚至表现在家庭体制上：他有两个正妻。这本来是不合礼仪的，混乱了嫡庶之分。可是由于有皇帝司马炎的御旨特批，这不合礼仪的事儿就变得不仅很合礼仪，而且简直成了光荣的象征：试问除了我父亲，谁还有那个本事让皇上在日理万机中亲自过问他的家事？

这两个正妻并不是同时娶的。第一个原配李夫人是魏中书令李丰之女，嫁给我父亲后，据说感情十分和洽，还生了两个美丽的女儿。

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李丰与当时的皇后之父张缉，以及夏侯玄等人合谋，想要除去司马家的势力，还政于魏帝曹芳。只是那帮蠢才谋事又不秘，八字还没一撇就被司马师知道了。司马师是司马昭的哥哥，当时的司马家还是他在掌权，这可是个比司马昭还厉害的人物。他得到消息后，当即派人把李丰叫去问话。

李丰如果贼一点，知道大事不妙，赶紧找个借口溜掉，再带上一家老小从后门逃命去，兴许还有一线生机。偏偏他又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这个时候了还乖乖地跟着司马师的人走。

好嘛，到了司马师那儿，立刻就成了阶下囚。司马师问他话，他还不时务赶紧招，愣着装傻。司马师也是悍到极点了，一个朝廷重臣，他当场就拔出刀来把他像劈柴那样劈成了两半，根本审都懒得审了。同时发出指令，搜捕所有的同党，诛灭他们的宗族。

我父亲那时正跟朋友下棋玩呢，一听说岳父出了事，立刻散了棋局，跑进书房忙活了一阵，穿上朝服就往宫里跑。家人在后面追着，到了那里，才知道竟然不是为岳家求情，而是向皇上上表请求离婚。

皇上当时自身都难保了，哪管他这些烂事。最后还是司马家兄弟接了表，准予我父亲离婚，同时格外开恩，赦免了李夫人的死罪，只将她发配到边疆充军。

李夫人哭哭啼啼地收拾了一些衣物去戍所等待徙边。可笑的是，在李



夫人滞留戍所的那一晚，我父亲还曾经深情款款地去探望了她，在她被关押的小屋子里留宿。睡前还和她诗词相答，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联句，现在坊间刊印的诗集中还很容易找到：

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贾）

叹息亦何为？但恐大义亏。（李）

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贾）

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李）

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贾）

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李）

多么夫妻情深啊，面对李夫人的悲叹，父亲用《诗经·邶风·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李夫人大概心里也明白自己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还是不放心。于是父亲又重申立场，信誓旦旦地表白说：“我心子所达，子心我所知”。李夫人这才含着热泪告别了亲爱的夫君。

如果李夫人死在了那苦寒之地，或许她还能一直抱着父亲对她的爱，体谅父亲跟她离婚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可是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很快，司马炎即位，大赦天下，李夫人被放还了。

她回到京城的时候应该是喜极而泣的，可是当她想走入那曾经万分熟悉的家时就傻眼了：那里只有紧闭的大门和粗暴的恶奴。她走的时候明明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她跟丈夫离别的时候明明还是恩恩爱爱、泪眼相看的，可她好不容易才拣了一条命回来，丈夫却不见踪影了。

她问了旁人才知道，这个家里早已没了她的位置，她亲爱的丈夫已经另娶新妻。这个新妻，就是我的母亲，晋朝名闻遐迩的悍妇郭氏诹槐是也。

李夫人也不是无用的小软儿，她辗转托人给我父亲传话，告知她回来的消息，并要求父亲实践“匪石心不移”的诺言。父亲不知所措，在回答皇上问话时答非所问，牛头不对马嘴。司马炎也真是个体贴臣下的好主子，问明了情况后，不但不怪罪，还为此事特地颁下了一道御笔亲诏。准许我父亲“置左右夫人”，不分嫡庶，两头大。

这下我奶奶高兴了。因为她特别喜欢那个知书达理的前儿媳，对新娶的泼妇，也就是我娘，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要说起来，奶奶与李夫人还真是一路人，都是那种崇尚节义，把《烈女

传》背得滚瓜烂熟的女人。我奶奶当初听闻了成济弑君之事，每每在家里大骂成济死有余辜，家人总是躲到一边窃笑。我父亲也对此讳莫如深，根本不敢让奶奶知道成济只是刽子手，她的儿子才是主谋。

奶奶对我母亲再不满意，可是我母亲也是出身名门，又是明媒正娶的，前儿媳却是公开离婚了的，不好怎么表态。现在既然有了皇帝的恩诏，那还怕什么？当即催我父亲去接李夫人回家。

父亲估计也心动了，夫人嘛，总是不嫌多的。可是且慢，家里那河东狮吼怎么办？

没错，我母亲就是那河东狮，当时正在家里吼着呢：“那李氏乃一罪奴，有什么资格跟我平起平坐？皇上也是巧得很，那么多国家大事不管，管起我家的事来了。我告诉你贾充，你要是敢拿着鸡毛当令箭，借着有什么破诏书就把那女人接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母亲一面吼，一面给了我父亲几巴掌，再揣上两脚，临了，还觉得不解气，又抓了我父亲一脸狮爪印。

父亲一声都不敢吭，躲在家里养了好几日伤，也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认清了眼前的现实：悍妻猛于虎！宁得罪皇帝，不得罪悍妻。于是上表婉转辞谢了恩诏，声称“臣无大功，不敢当两夫人盛礼”。也就吃准了司马炎宽宏大量，不会怪罪他。

果然，司马炎还直夸他“谦卑自牧，实乃人臣之表率”。

皇帝的诏书都不起作用了，我母亲还顾忌什么？对我父亲在家里耳提面命，出门就派心腹步步紧跟。总之就是严防死守，决不允许有一丁点残余余沥流到李夫人那里去。

我父亲也是怪，明明李夫人顾长秀美，又是有名的才女——著名的淑女教科书《女训》的作者——他抛弃起来毫不手软。我母亲又矮又胖，毫无姿色，文采也去李夫人甚远，却偏偏对我母亲畏惧如虎，言听计从。

终我母亲一世，他不曾碰过别的女人。只要我母亲肯开恩不打骂他，给他两天安生日子过，他就眼睛都笑眯了，乐颠颠地给我母亲捶背洗脚兼剪脚指甲。

我有时候忍不住会想，什么马就配什么鞍，我父母也算是天作之合了，一个虐待狂一个受虐狂，正好一对儿，李夫人成了多余的。

在我母亲的严密监控下，父亲从此没再见过李夫人，只是为她在别处另置了房舍安顿了事。虽然李夫人名义上仍然算我父亲的夫人，却是彻底地有名无实。



所以我对我母亲的评价也是两个字：凶悍！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喜欢她的凶悍。

同理如上。如果没有她的凶悍，也就很可能没有我的一切。她用她的凶悍捍卫了自己的爱情，捍卫了自己家庭的完整，捍卫了两个女儿的利益——虽然是以牺牲别人的爱情、别人家庭的完整和别人女儿的利益为代价的。

但没办法，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的时候，只有选择做更强悍的母老虎，才能赢得生存的空间。

这个时代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到外面去跟男人争天下，这是禁忌，是硬性规定。女人最好也不要在家里跟女人争天下，这叫贤良淑德，是教养，是软性限制。

我母亲挑战了这个时代关于贤良淑德的种种限制，以“妒妇”、“悍妇”闻名海内外。其结果是，把她的对手赶到了永年里的狭窄深巷，自己则居于铜雀大街巍峨的宰相府，每一出行，华盖锦车，仆从如云。街道两旁的住家妇女纷纷跑到窗前门后观看，一面骂着“悍妇”，替那个被抛弃的原配打抱不平；一面又偷偷艳羡，暗暗模仿。

我母亲是这个国家被骂得最狠的女人，也是最被钦羡的女人。因为她以平庸之姿，却得到了我父亲的专宠，甚至干预朝政，人称“郭尚书”，意即，她是我父亲——宰相大人的幕后智囊。

我母亲的悍妒并不是总让她得利的，她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使作为她的女儿，我也要说不，她有些事的确是做得太过分了，以致于罪反己身，有如天遣。

如果从一个家族的传承上判她的罪，她都够得上沉潭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她让我父亲——堂堂的宰相大人，彻底地绝了后。虽然她生过两个儿子，可这两个儿子都等于是间接死在她手里了。

我母亲的悍妒妇之名，也是因此才家喻户晓的。若只是和原配争丈夫，在豪门之家也不算新闻。

话说我母亲在生下了我妹妹贾午后的第三年，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父亲当然是喜出望外了。他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他自己又是个独子，而且也是在我爷爷四十多岁时才出生的。所以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才十岁。这么多年来，他一个人独自支撑着整个大家族，一个得力的帮手都没有。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能继承家业的儿子了，他的高兴程度可想而知。

我这个弟弟叫黎民，长得十分可爱。他两岁的时候，有一天乳母抱着他

在前庭玩耍，正好我父亲下朝回来。黎民看见父亲，就高兴地在乳母怀里伸出手，喊着：“爹爹抱抱，爹爹抱抱。”

父亲手里还拿着公文，没有伸手抱过他，而是一手拿着公文一手伸到乳母怀里去逗弄他。父子俩你逗我笑不知道有多开心，乳母也开心地笑着哄着，那情景，看着就像一家三口在享受天伦之乐。

乳母原也有几分姿色，年纪也很轻，才二十一岁，而我母亲当时已经三十好几了，本来就有点心虚，何况还让她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平时没事也要寻我父亲晦气的，这下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

父亲正逗得高兴呢，回头看见我母亲黑着脸站在后面，当下脸就吓白了。腿有没有抖我不知道，只是我在台阶上看见他一脸尴尬地呵呵笑着走回自己书房的时候，背影是有点摇晃的。

我母亲望着乳母的前襟开着，隐隐还可以看见绯色的抹胸，笑问道：“你刚刚在给少爷喂乳吗？”

乳母用蚊子一样的声音答道：“没有，只是给少爷摸着，夫人知道少爷这个习惯的。”

“那看见老爷走过来，你为什么不拉好衣服？”

“怕少爷哭，所以没有。”

“少爷不摸着你的那两坨肉就会哭啊。我还正问你呢，为什么会让少爷养成这习惯的？少爷现在已经两岁了，明明就可以断奶吃饭了，为什么他还给他断掉，而且白天黑夜都要摸着的那两坨肉才能安静？你到底安的是何居心？”

“夫人，冤枉啊，确实是少爷只肯吃奶，不肯吃饭，不给他奶吃，他情愿饿着哭也不肯吃饭，我也试着断了好多回了，都没有断掉。摸奶的习惯我也试着给他断过，可不让他摸他就哭，哭得气都喘不过来，只好让他继续摸着。”

“是吗？那怎么别的小孩都不这样，就他这样？是你故意让他养成这些习惯的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算盘，你看着我家给的工钱多，每天给你吃的用的又都是再精致不过的，你就不肯走了，妄想一直留下来。现在你看孩子越来越大了，乳娘当不久了，你又开始打上了老爷的主意。你以为你勾搭上了老爷，就可以鸠占鹊巢，在这里长长远远地住下去了吗？”

黎民见母亲一脸凶像，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乳母忙借机哄着他，低头就想抱着他回屋里去。我母亲大喝一声道：“你给我站住！我的话还没问完呢，谁给你胆子走了？”



乳母一面亲昵地拍哄着黎民，一面说：“可是少爷看到夫人会害怕，要抱远一点他才不哭。”

我母亲已经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一叠声地喊：“去给我把孩子我抱过来，再把这贱人拖下去重大四十大板，重重地打，往死里打。这都要反天了，不过喂了我儿子几口奶，就像我儿子是她的了，竟敢挟子自重！又想霸占我儿子又想勾引我丈夫，你是不是下一步打算让老爷也养成非要摸着你那两坨肉的习惯，然后再让老爷赶我走？”

家奴们一声答应，立刻就将乳母拖了下去，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开始乳母还哭喊着求饶，渐渐地就没有声息了，只剩下黎民在那里撕心裂肺地嚎哭。

当晚，乳娘被一床草席裹着丢回了她自己的家，送去的家人临走的时候给她丈夫扔下了五百贯，声明是郭夫人赏给他娶新媳妇的。那男人两年来都跟乳娘分居，据说早就有姘头了，又见到沉甸甸的五百贯，他一辈子都挣不了那么多钱，够他娶几房媳妇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于是他点头哈腰地送走了我家的仆人，一句多话都没有讲。

我母亲解决了乳娘，转过头来想亲自带儿子，叫人给他煮那个粥炖那个汤，可他都不肯吃，只是日夜啼哭，嘴里喊着乳娘，没几天，居然就一翻白眼死掉了。

我母亲这时才后悔当初太急躁了，应该留着那乳母的小命的。可惜说什么都太迟了，她的儿子已经追随乳母去了。

同样的事件过两年后又重演了一次，简直连情节都一模一样。也是我父亲伸手在乳母怀中逗儿，引得我母亲雌威大发，一顿棍子把乳娘结果了，不久新生的小弟弟也追随而去。

此事之后我母亲可谓恶名天下扬，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了。整个晋国的人都在翘首等着看她的下场，赌场里面有人甚至以一赔二十的比例赌她一定会被我父亲休掉。那段日子李氏的两个女儿，我同父异母的姐姐贾荃和贾浚也以安慰我父亲的名义频繁地出入我家，实则幸灾乐祸，趁机从中挑拨。想把我母亲赶出去，把她们的母亲请回来。

这里要交代一下，她们在李氏发配边疆的时候是由我奶奶带着的。后来李氏回来，父亲给李氏另外买房安家后，那时候奶奶也已经去世了，她们自己主动要求搬到李氏那边去。不过时不时地还是会回来给父亲请安，但从没有如那段时间来得那么频繁。

令国人郁闷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了，宰相府依然如故，